

初见哈瓦那

■李放眉

我们去古巴是女儿通过加拿大蒙特利尔一家旅行社办的准自由行,一到古巴,下了飞机便被接机大巴直接拉到了海边海滨酒店,逗留期间全程任你自在玩耍,于是乎,每日与加勒比海的阳光沙滩亲密接触,心旷神怡。酒店有现成的哈瓦那一日游旅行团,让人喜出望外。于是当即报了名参团。

动身这天,阳光灿烂一如往日,大约两小时的车程中,空调大巴窗外,先是大海亲昵地陪伴着,辽远处,水与天接,空蒙其上,深蓝之下,分界豁然;近岸处,有礁石砾峰冒头或峻然兀立,海涛一波一波拍打着,不紧不慢,忽而却奋力一击,雪浪飞溅,起起伏伏,如是周而复始中,渐渐地,宽阔的海面由近及远,小山,椰林、棕榈、仙人树,以及一些叫不出名的热带乔木、灌木林欢快地交替着遮蔽了视野……倏忽间,路侧有房舍群落在疾速迎来,简陋低矮,以为是经过什么烟火小镇了吧,却须臾间便消失,扑入眼帘的依然是热带风情的野外画风。这般情状一路上映再三,大巴驶入了一个类似公路休息区的停车场,地方不大,就一座年深月久的草顶大屋和几个草亭,却招展着古巴和好些个国家的国旗,使这貌不扬之地顿有某种“高大上”的派头。小憩片刻后,大巴接着上路,经过了几处疏落的街市,哈瓦那到了。

首个到达的去处是一很大广场,迎面一座巨碑巍峨雄伟,遥指蓝天,碑前是座硕大的人物雕像,转身四顾,就在几乎一片茫然中,蓦见广

场旁边两座大楼外墙上各有一幅巨大头像,头像就简笔画式的几笔,我一眼认出了其中一位:切·格瓦拉,当年名重一时的“红色宾汉”,响当当的游击革命家噢!后来网上查询,方知那座雕像的人物是古巴著名诗人、民族英雄、思想家何塞·马蒂,十九世纪中后期古巴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运动的领袖,牺牲于古巴独立战争,年仅42岁。雕像17米高,通体白色大理石制作,那耸立其后的纪念碑高达109米,为哈瓦那最高建筑。有意思的是,这个纪念何塞·马蒂的广场,规模足可跻身世界最大广场之列,却是在被指为独裁者的古巴前总统巴蒂斯塔执政时修建的,1959年完工,始名“公民广场”,同年,在马埃斯特腊山打游击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大举杀出,进军哈瓦那,夺取政权,广场旋即改名“革命广场”。至于那两座大楼外墙上的另一头像,名叫卡米罗·西恩富戈斯,他与卡斯特罗、格瓦拉一道时称“古巴革命三大司令”,在打下江山当年因专机事故遇难。

之后,大巴游弋所至,眼帘逐渐为普遍低矮、老旧的房舍淹没,五六层的已显气派,八九层的就俨然鹤立鸡群了,似乎,有着400多年历史的哈瓦那城不过如此,非但感觉平平,甚至还偶有坍塌颓败的不明建筑,风吹雨打时光不短,事后知晓,哈瓦那有旧城新城之别,新城据说照样不缺少现代化气息,街道宽阔整齐,高楼鳞次栉比,我们的大巴在离开广场后,却是直奔旧城,穿行在岁月长河蓄积的留痕之

中,难怪!

无须说,一路上,那位浅褐肤色的古巴女导游都在对满车游客滔滔不绝地解说什么,老外们听得明白,我们却是完全不懂,只能放弃了听讲,尽量用眼去观看,用心去体察,用已有的相关知识去比照并理解。重要的是,在旧城核心区,下了车,导游领着一会过街钻巷,一会进某处古董大院或到了什么历史遗址地方,你尽可以随心所欲街拍,和不甚了地去打量、端详那些古迹抑或文物。

精彩就在我们对导游亦步亦趋的跟随着中逐渐显现,传统性民宅,厚重大气的欧式建筑成排连片,老广场,大教堂,石头城堡,要塞工事,海岸炮台,开有一排窗口视野良好的防御隧道,种种西班牙人统治时期留下的遗迹,如陈年的历史胶片在眼前一幕幕缓缓放映出来,虽只能看个热闹而不谙门道,然流光造化,日月剥蚀,触目皆是的沧桑刻痕却令人遐想悠远,生出沉沉感慨。资料说,哈瓦那旧城区古建筑布局整齐和谐,外观古香古色,具有很高的建筑学价值,1982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及自然遗产名录。老爷车则是又一道奇观,满街跑,到处停,各式各款,形形色色。这光景,据说惟古巴独有。

都说现代城市千城一面,除了高楼还是高楼,旧城却风情万种,耐得住细看,细读,许多时候,大约能多少窥得一个城市因其个体特别的历史所积淀的某种文化遗存,信然。

敕勒川星空下

■王亚哲

我乘坐的航班降落在呼和浩特白塔机场时,天色已近黄昏。走出舱门,一阵干燥而清冽的风迎面扑来,与南方潮湿黏腻的空气截然不同。我深吸一口气,仿佛能嗅到远处草原的味道。

乘车前往敕勒川草原的大巴上,导游是个地道的蒙古族汉子,黝黑的脸上刻着岁月的痕迹。他操着带口音的普通话,向我们讲述着这片古老土地的故事,“敕勒川,阴山下”,他说这里曾是北方游牧民族繁衍生息的地方,匈奴、鲜卑、突厥、蒙古,多少铁骑曾在这片草原上驰骋,多少英雄故事在此上演。

暮色渐浓时,我们抵达了草原上的蒙古包营地。远处的地平线上,最后一抹晚霞正在消退,取而代之的是逐渐明亮的星辰。草原的夜,来得突然而决绝。

晚餐是地道的烤肉和奶茶。蒙古族青年唱着悠扬的长调,歌声在空旷的草原上飘荡。吃饱喝足,人们三三两两地走出蒙古包。我独自一人,向草原深处走

夜渐深,草原上的温度骤降。

我裹紧了外套,却舍不得离开。远处传来马头琴声,低沉而悠远,与这星空竟是如此相配。琴声讲述着草原的故事,星空见证着历史的变迁。

在这星空下,现代与古老达成了某种和解。蒙古包旁停着越野车,牧民骑着摩托车放牧,但星空依旧如千年前一样璀璨。科技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却无法改变自然的壮美。

夜深了,我慢慢走回蒙古包。回头望去,星空依旧。我知道,明天太阳升起时,这片草原将展现出另一番景象——碧绿的草浪,成群的牛羊,奔驰的骏马。但此刻,敕勒川的星空已深深刻在我的记忆里。

躺在床上,透过蒙古包的天窗,仍能看到很多明亮的星星。我想,或许这就是旅行的意义——不仅是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在某个瞬间,与天地、与历史、与自己达成一种默契。

在敕勒川的星空下,天边不再遥远,它就在眼前,也在心中。

冬到毛栗科

■刘燕成

朋友老冯相邀周末去他的老家毛栗科村游玩,说:就在贵阳市乌当区羊昌镇,满山都是毛栗,金黄的落叶已铺满了山沟,值得一看。平日里,只要闲着,我就喜欢往贵阳郊区的山村游走,居住贵阳二十多年,几乎逛遍了城郊稍微有趣的地方。但毛栗科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

史料有载,六百余年前,明朝将军付友德、沐英受朱元璋之令,先后率三十万大军入黔,扎营于贵筑县东下里马堡。毛栗科属马堡十街范围内,屯军于此建立大小营盘耕养生息。当时驻军及家属中常受皮肤病、头顶斑秃等疾病困扰,自然减员严重,正在屯军一筹莫展之时,为逃避战乱自江南而来的女子麻英子在毛栗科深山峡谷之中寻到了一处泉眼,便将此泉秘密分享给屯军及周边村民,不仅解决了饮水之困,还日长月久,屯军官兵的皮肤病亦不见了。为感念麻英子的恩德,后人便将此泉命名为“麻荫泉”。

老冯的父亲七十多岁了,常说他自小就到村里老人讲起麻荫泉与明太祖朱元璋剿除西南元朝

残余势力的那些传说故事。麻荫泉至今仍在毛栗科村委会东侧约600米处的峡谷一侧汩汩流淌着,走近一看,可见得清澈甘冽的泉水从井底汨汨冒出,在冬日暖阳的照射下,泛起细微的波纹。泉边的石碑上刻着麻英姑太的故事。

村里《周氏家谱》也有这样的记载:康熙三年,携妻带子,负粮入黔,过都柳江,越苗岭,见此山多毛栗,泉甘土肥,遂伐木筑屋,垦荒为田。村里人说,康熙初年从江西迁徙而来的周氏先祖,更是发展壮大了毛栗科村。加上马堡十街原本就有李、冯、袁、白、文、赵、吴、何、周、包等十大姓氏,自此之后,迁居于毛栗科村的人越来越多,高寨、榜上、大洞、大园、水沟、龙滩、小田坝、何家洼、石灰窑等十余个自然寨,慢慢有了炊烟。到民国初年,“科”字融进了村名——“科”是“寨”的转音,暗喻古老的毛栗科村像鸟儿在毛栗树间筑的巢,裹着山里的暖。

村子里的的确满坡的毛栗,北风吹来,一片片黄叶纷纷飘落,把山谷染得更黄了。村口一棵棵百年毛栗树,树干粗得要两个人合抱,深褐色的树皮上覆盖着白霜,像裹了层糖霜。枝桠间藏着圆锥形的冬芽,像攒着劲儿,

等着开春发芽。北风一吹,枯枝“呜呜”地响,像是老辈人在说些什么。我伸手摸了摸树干,树皮的粗糙蹭着掌心,冰层下却透着点温热——那是毛栗科人代代传下来的韧劲儿,是这片土地孕育出来的暖。

夕阳往冯家大坡山后沉的时候,冬阳把毛栗科村的天空染成了淡粉色,像撒了把桃花瓣。毛栗树的影子被拉得老长,盖住了田埂上的冰碴子。贵开快速铁路的列车从村子中央掠过,轰鸣声越来越远,村里的炊烟慢慢升起来,混着柴火的焦香,飘在屋顶上。那些散落在前毛栗科和后毛栗科等自然寨的漂亮民俗,落地窗上挂着火红的夕阳,晚归的山鸟从窗前飞过,停顿了半晌,仿佛是舍不得离去。

月亮悄悄升了起来,挂在毛栗树的枝桠上,清辉洒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洒在冬田的稻茬上,洒在育苗棚的塑料膜上,洒在每一户人家的屋顶上。我知道,从明朝的驻军屯堡,到如今的小康村,毛栗科经历了六百余年漫长的春夏秋冬,历史和往事并未灰飞烟灭,我相信那些深埋在树影里和泉声中的光阴,会像麻荫泉的水一样,慢慢流,慢慢淌,在北纬26°53'的毛栗科大地上,续写着新的传奇。

霜落寒林静

■钱红莉

中,难怪!

无须说,一路上,那位浅褐肤色的古巴女导游都在对满车游客滔滔不绝地解说什么,老外们听得明白,我们却是完全不懂,只能放弃了听讲,尽量用眼去观看,用心去体察,用已有的相关知识去比照并理解。重要的是,在旧城核心区,下了车,导游领着一会过街钻巷,一会进某处古董大院或到了什么历史遗址地方,你尽可以随心所欲街拍,和不甚了地去打量、端详那些古迹抑或文物。

精彩就在我们对导游亦步亦趋的跟随着中逐渐显现,传统性民宅,厚重大气的欧式建筑成排连片,老广场,大教堂,石头城堡,要塞工事,海岸炮台,开有一排窗口视野良好的防御隧道,种种西班牙人统治时期留下的遗迹,如陈年的历史胶片在眼前一幕幕缓缓放映出来,虽只能看个热闹而不谙门道,然流光造化,日月剥蚀,触目皆是的沧桑刻痕却令人遐想悠远,生出沉沉感慨。资料说,哈瓦那旧城区古建筑布局整齐和谐,外观古香古色,具有很高的建筑学价值,1982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及自然遗产名录。老爷车则是又一道奇观,满街跑,到处停,各式各款,形形色色。这光景,据说惟古巴独有。

都说现代城市千城一面,除了高楼还是高楼,旧城却风情万种,耐得住细看,细读,许多时候,大约能多少窥得一个城市因其个体特别的历史所积淀的某种文化遗存,信然。

都说是现代城市千城一面,除了高楼还是高楼,旧城却风情万种,耐得住细看,细读,许多时候,大约能多少窥得一个城市因其个体特别的历史所积淀的某种文化遗存,信然。

都说是现代城市千城一面,除了高楼还是高楼,旧城却风情万种,耐得住细看,细读,许多时候